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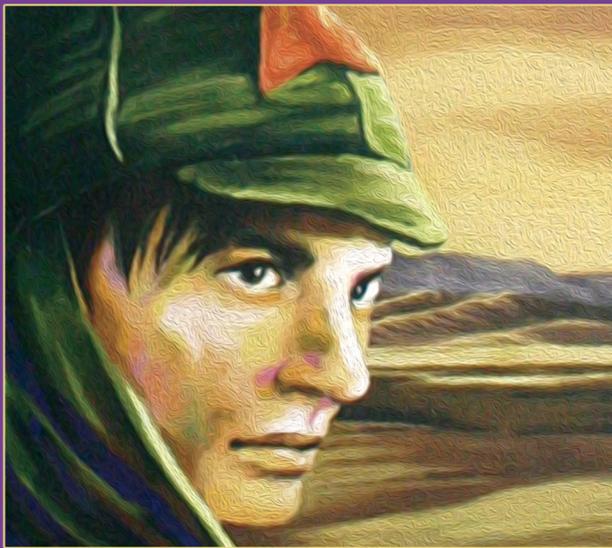
大语文

名师导读丛书

根据最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 —



原著 /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主编 / 雍小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

大语文

名师导读丛书

根据最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

原著 / [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主编 / 雍小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雍小刚主编. — 重庆: 西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7
(名师导读丛书)
ISBN 978-7-5621-6901-7

I. ①钢… II. ①雍…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9144 号

名师导读丛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 [苏联]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主编 雍小刚

责任编辑: 张渝佳

封面设计: **叔云堂工作室**

版式设计: 罗智诚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 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80mm×950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21-6901-7

定 价: 15.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阅读准备



作者对我说

人活着，不应该追求生命的长度，而应该追求生命的质量。

人活着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他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全社会。

生命的价值在于不断超越自我。

任何一个傻瓜在任何时候都能结束自己！这是最怯弱也是最容易的出路。

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能让习惯支配人。

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毫无价值。

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浪费人力，等于犯罪。

真正的朋友应该说真话，不管那话多么尖锐。

人的巨大的力量就在这里——觉得自己是在友好的集体里面。对于我，做一个战士是最大的幸福……一切个人问题都不如社会主义事业那样永久。



名家推荐语

整个苏联文学中暂时还没有如此纯洁感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形象。

——法捷耶夫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生活的教科书。

——米哈依尔·肖洛霍夫

“奥斯特洛夫斯基本身就是一首诗。”

你的名字对我来说是最罕见、最纯洁的英勇精神的同义词。

——罗曼·罗兰《致奥斯特洛夫斯基》



作品简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写成。讲述保尔·柯察金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忠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再从双目失明却坚强不屈创作小说，而成为一块坚强钢铁（是指他的精神）的故事。这是一部带有自传味道的小説，通过讲述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同时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小说赞扬了在绝望的命运中仍坚强不屈、向命运挑战的精神，鞭挞了那些只会作威作福的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表现出了当时作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对受压迫命运的抗争精神。革命者在斗争中百炼成钢，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作者介绍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作家，于1904年9月29日出生在乌克兰维里亚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排行第五，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3年到1924年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身体健

参加艰苦斗争，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到1927年，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做斗争。1927年底，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与病魔做斗争的同时，创作了一篇关于敖德萨科托夫斯基骑兵旅成长壮大以及英勇征战的中篇小说。两个月后小说截稿，他把小说封好让妻子寄给敖德萨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战友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战友们热情地给予小说好评，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们审读时被邮局弄丢了。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做斗争。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真诚而热烈的称赞。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4年底，他着手创作一篇关于敖德萨科托夫斯基师团的“历史抒情英雄故事”（即《暴风雨的儿女》），但只创作完第一部。后人是根据他的思路才把此书写完的。1935年底，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1936年12月22日，由于病重，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遗体葬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

人物介绍

保尔·柯察金：故事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青年，生活的考验、斗争的锻炼以及苏联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使他从一个食堂小伙计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者。他仇恨反动阶级，与敌人顽强斗争，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在无数次激烈的斗争中，锻炼成为钢铁般的革命战士。

朱赫来：他是保尔的精神导师。每当保尔在成长过程中遇到问题，朱赫来便会及时出现，为保尔排忧解难，指明前进的方向。

冬妮亚：林务官的女儿，她和保尔偶然相遇，由于保尔的倔强和热情，她不自觉地喜欢上了他。但由于阶级出身的关系，她没有像当时许多青年那样去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从而与保尔越走越远。

丽达：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保尔真正深爱的人。她漂亮、机智、勇敢、干练，心地善良而意志坚定，有着顽强的革命斗志。她对待工作积极、认真、仔细，与保尔志同道合。

· · · ·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0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4
第六章	52
第七章	61
第八章	69
第九章	73
第十章	83
第十一章	93
第十二章	101
第十三章	110
第十四章	120
第十五章	133
阅读延伸	143

第一章^①



本章导读

十二岁那年，保尔·柯察金离开了学校。因为补考的时候，他把烟灰撒在了瓦西里神甫家做复活节蛋糕的面团上了。不得已，保尔跟着母亲来到车站的食堂干活，在这里，他被老板打发到洗刷车间，负责烧茶炉、擦刀叉和倒脏水等一些粗活脏活。

在食堂干活的日子里，保尔受尽老板娘的压迫，也看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艰辛、痛苦、贫穷。不久，哥哥阿尔焦姆为他在发电厂找了一份工作，保尔离开了食堂。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四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

神甫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惊恐不安地望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过来吧，宝贝们！”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神甫脸都气红了。

“混账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

知识链接

神甫：和“神父”是同义词，司祭、司铎的尊称。介于主教与助祭之间，属七级神品。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宗教职位。

十字架：十字架是远古就存在的普遍符号，代表了太阳。

① 根据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选编

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下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他操碎了心，该怎么向她交代呢？眼泪哽住了保尔的喉咙。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给他撒哪门子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说：‘来，咱们给这个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我们就撒进去了。谢廖沙倒没事，我可说不定要给撵出学校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一次上圣经课，保

名师点评

“黑”、“灰”、“蓝”这三种较暗沉的色彩隐隐暗示着保尔接下来要接受的质问与惩罚。

名师点评

小动作也显示了保尔的心虚。

名师点评

保尔在被赶出教室后首先想到了母亲，愧疚的心情让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家人。

尔对“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这个说法向神甫提出疑问，结果却遭到神甫的一顿毒打。

此后，瓦西里神甫总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把他赶出教室，还总让他在墙角罚站，也不关心他的功课。所以尽管这次的事情谁也没有看到，可是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保尔干的。

下课后，校长把保尔叫到了办公室，告诉他不用再来上学了。

保尔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母亲。母亲也没有办法，无奈之下，只好把保尔领到车站食堂，想在那里给他找点活干。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能呢，哪儿能呢，我担保他什么也不偷。”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

女招待领着保尔朝洗刷间走去，保尔的母亲也赶紧跟上，小声嘱咐保尔：“保夫鲁沙，你可要好好干哪，别丢脸！”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在逐个地擦那堆东西。一个长着乱蓬蓬的红头发的男孩，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在

名师点评

母亲的惶恐和后来的小心嘱咐及送走儿子时“忧郁的目光”都体现出保尔母亲对保尔的担心和关爱。

两个大茶炉跟前忙碌着。洗家什的大木盆里盛着开水，满屋子雾气腾腾的。

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

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过来帮着擦叉子吧。”

过了一会儿，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加紧点干哪，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烧起茶炉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工，干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卖过力气。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这里可不行。斜眼说得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冒出了火星。他一会儿提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到外面，把脏水倒进坑里；一会儿给烧水锅添上劈柴，一会儿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的活他都干了。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

保尔手脚不停地忙了一个通宵，累得筋疲力尽。早晨七点钟，一个长着

胖圆脸、两只小眼睛显得流里流气的男孩来接班，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了他。

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你这个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半来接班。”

“干吗六点半？”保尔问，“不是七点换班吗？”

“谁乐意七点谁就七点好了，你得六点半来。要是再啰唆，我立马叫你脑瓜上长个大疙瘩。你这小子也不寻思寻思，才来就摆臭架子。”

那个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本来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才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你老实点，别吓唬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明天我就七点半来，要说打架，我可不在乎你，你想试试，那就请吧！”

男孩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不知所措了。

“好，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他：“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这时，他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名师点评

保尔的不妥协表现出保尔性格中倔强和原则性的一面。

名师点评

忐忑不安、迟疑不决，保尔的神态体现了他对哥哥的畏惧。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行！”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说不定要挨骂，也许要挨一顿揍。

但是，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支着桌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蔑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各门学问都学到手了，现在倒起脏水来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一块破地板，专心地琢磨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头。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对保尔说：“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现在你该学一门手艺。这会儿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求求人看，机车库也许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保尔，你自己得争气，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然后对母亲说：“我出去办点事。”临走前又对保尔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

有六条铁路通到这个枢纽站。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夜里，在两班火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钟头。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

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涨到了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

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許多苦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又被撵回了洗刷间。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都消停下来，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得昏天黑地。保尔知道，这些堂倌们，每个人当班一天一夜，捞到的小费就有几十个卢布。

在这两年里，保尔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肮脏世界，那股霉烂味儿扑面而来。可他从心里还是憧憬着一个未知的清新世界。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

这两年里，保尔最好的朋友就是弗罗霞，自从弗罗霞离开食堂以后，保尔就感到更加烦闷了。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水还是流个不停，越流越多。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

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

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起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他简直疼糊涂了。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的疼。他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谁打的？”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行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

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

“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按住肩膀的手，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钉在地板上，他再也起不来了。

女工们都吓呆了，急忙躲到一边去。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挣扎着。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到，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问：“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沉默了一会儿，又